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正月。丁酉。

諭內閣。著派賽尚阿馳驛前往天津。及山海關一帶。會同訥爾經額。查辦礮臺事宜。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㖎夷在廣東日肆猖獗。已授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著為參贊大臣。馳赴剿辦。著錢寶琛。梁章鉅。各於該省揀選大礮數十尊。試放有準。一俟奕山等飛調。即行迅速解往應用。如舊礮難資得力。或不敷應用。即著督匠迅鑄銅礮數十尊。約重三千斤為準。俾資輕捷而利施放。毋得遲誤。

又

諭現在剿辦英夷。必須厚集兵力。著惟勤於吉林派兵一千名。棍
楚克策楞於黑龍江派兵一千名。牛鑑於河南省派兵一千名。
富呢揚阿於陝西省派兵一千名。瑚松額於甘肅省派兵一千
名。妥為預備。一俟有諭旨調遣。即迅速派委曾經出師之得力
將弁。管帶啟程。毋得遲誤。

署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查天津大沽海口。南與山東
海豐縣毗連。北與永平府山海關通連。袤延寬廣。路徑紛
歧。上年。該夷船曾經往來遊奕。時屆東南風司令。難保不
揚帆北駛。必須慎之又慎。水陸交防。臣自抵海口。日與鎮
道營將悉心籌計。凡濱海地方。但有可以通船上岸。及我

兵可以藏身暗伏。相機制敵之處。均經詳加考查。正在核
辦間。永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馳奏該夷不候回文。直撲虎門開礮。我兵回攻。
無分勝負等語。沿海各省地方。必應加意防範。著各該將軍督
撫等。謹遵前旨遴選弁兵。防守要隘。如有夷船闖入。即行相機
勦辦。不可稍行畏葸。致誤事機等因。欽此欽遵。臣惟有殫心竭
慮。嚴密布置。以期慎固封守。查㗭夷之四出滋擾。全賴與
沿海奸商。交通貿易。於是求穀牲畜。不虞缺乏。必先斷其
接濟。絕其淡水。使之水米無資。容身無地。攻剿自易為力。
兹查天津大沽海口南北兩岸。現計前存後調各營官兵。

共八百三十六名。擬於南岸駐兵五百名。派天津鎮陳金綬督同葛沽營遊擊經文岱守備常善及千把總等守禦。北岸駐兵三百三十六名。派署務關路參將羅應鼇督同署大沽營守備李文治及千把總等守禦。甯河之北塘海口。先後調天津鎮標兵三百五十名。派宣化鎮石生玉督同蘆臺營都司林榮勳寶坻營都司管德馨及千把總等守禦。並逐日演放礮位。務期一律精熟。其自大沽海口迤南。至山東海豐縣交界止。內滄州之祁口。滄州鹽山連界之趙家灣鹽山之狼坨子與山東海豐縣接壤之各港汊。潮長之時。或寬二十三丈。或寬八九十丈。核與三板小船。

儘可徑達。且易於登岸。亟應設防。擬於初口。趙家濤。狼坨子三處。各派天津鎮標兵一百名。揀派備弁。分帶鳥槍擡礮。並發去五百斤神威無敵礮六位。暗伏嚴防。該夷或敢進口登岸。即令迎擊兜捦。仍於各處添設馬撥。以便往來馳報。得以聲息相通。又自北塘海口迤北。至永平豐潤縣屬止。內黑沿子港汊較寬。該夷上年曾駕三板船登岸。屢次買食。暨黑洋河澗河等處。皆屬濱海港汊。現在調派遵化營兵一百名。由馬蘭鎮遊擊管帶。黑洋河澗河二處。各派豐潤玉田。營兵五十名。由豐潤玉田都司分帶。駐守巡防。仍於各處安設馬撥。以通文報。至永平府臨榆縣屬之

石河口。暨秦王島兩處海口。附近山海關。最為緊要。已安駐山永三營兩協兵五百名。嚴行防守。其餘撫寧縣屬之洋河。昌黎縣屬之狼窩。樂亭縣屬之臭水灣清河口。灤州所屬之劉家河等五處海口。即將前調提標兵八百名。均勻派駐。以資守衛。其沿海可以登岸路徑。實有若干處。已飭委保定府同知張起鵷。開州協副將向榮。前往詳細查明。酌量籌辦。如應添兵巡守。再行酌量調遣。至該夷航海而來。道遠人多。淡水食物。必資內地接濟。而奸商貪利。恣其取攜。事所不免。查大沽海口出入船隻。有本地之商捕船。江浙之沙船。閩廣之洋船。沙船洋船來直。皆在夏秋之

閒。商捕船則自開河以後。即行出口。每年奉省禾豆。攸關

正賦。歷係籤派該船戶往運。即直隸民食。亦賴其販運接

濟。勢難遽行禁絕。但咦夷橫擾海上。若不設法防範。即使

該船戶等不肯通夷。豈能保該夷之不行搶刦。擬於探無

夷蹤之時。仍聽出入。稍有信息。該船未出口者嚴禁出口。

在奉省者截留奉省。現在出示剴切曉諭。並分咨所到省

分。查看情形。隨時截留。庶不致轉資寇糧。若本地網船大

半捕魚窮民。水米偷運。尤所宜防。已飭沿海州縣嚴密稽

查。如有夷船北來消息。概不准其出口。查有與該夷淡水

一勺。食物一合者。以從逆論。至火攻之具。毒流之藥。凡可

以制其命者。均當設法廣為置備。以待臨時施行。萬不敢稍有玩忽。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署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據奏籌防海口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所有安置礮位及斷絕接濟添設馬撥等情。辦理尚屬周到。惟覺兵力單弱。著將前次所留一半兵丁。仍准其調撥。以資分堵。提督劉允孝即日可到。著該署督會同該提督飭令石生玉陳金綬等。巡查要隘。督率兵弁。認真防守。並將沙墩土壘妥速辦理。所安礮位試驗有準。即無須日日演放。虛縻火藥。礮位愈多愈好。直隸各鎮所設。有非急須應用者。即著遣員調取。或須添造之處。著仍遵昨降諭旨督匠興造。毋稍遲誤。

天津為近畿咽喉要隘。大礮務宜多設。以壯聲威。即山海關亦
應分置礮位。藉資守禦。昨曾降旨。飭令將沙墩土壘。堆砌試驗。
茲特派賽尚阿馳赴天津。會同該署督自天津至山海關一帶。
於各海口如何安放礮位堆砌沙墩土壘之處。辦理妥協。繪圖
貼說呈覽。
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於上年十二月間。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欽奉
諭旨。嘆夷在粵。益形桀驁。
敕下沿海各省。痛加剿創。當將籌備大概情形。附片陳奏。拜摺後。
兩奉

諭旨。諄諄

訓誨。仰

聖謨之深遠。益感悚而思奮。連日復與所屬文武。悉心計議。預籌

戰守之策。查東洋遼闊。無險可憑。登州府城。傍海為垣。夷

船直可駛近水城。次則該府所屬之榮成縣。亦逼近海口。

形勢較險。其他孤懸海外之島嶼。不下數十處。賊匪闌入。

處處皆可侵擾。必使夷船不敢駛入內洋。然後濱海之城

池可守。必使夷礮不能轟及城垣島岸。然後內地之藩籬

克固。是他省皆守易於戰。東省則戰守並重。夷人所恃。船

堅礮烈。我以礮擊賊。不能一發即中。則礮雖大無所用。賊

以礮攻我。不能多方以避。則兵雖多而不足恃。臣以登州府現雖貯有一二千斤大礮。尚恐臨敵不敷應用。擬再添造二三千斤大礮十餘位。以資攻擊。業已籌款覓匠。飭令試鑄。惟東省水路弁兵。於數千斤大礮。皆未練習。倉猝試放。多不應手。現雖責成各將備。不惜火藥。多方練習。惟製造之工匠。既無經歷之人。教練之將官。亦無傳授之法。查德州營參將尚五德。由正黃旗漢軍兵丁出身。據稱曾見該旗漢軍礮營所存數千斤銅礮。製法精工。其礮雖重。當有礮車。移動便捷。礮兵亦多諳練之人。施放有準。查夷船在洋。倏忽靡定。數千斤大礮。必須便於轉移。方能向賊船

轟擊。可否仰乞

聖恩。

敕下正黃旗漢軍都統於礮營內選擇二三千斤大礮二位。並挑

選該旗礮營章京一員。諳練礮手兵六名。飭發來東。俾得

依樣製造礮車。就近教練陸營兵丁。如蒙

俞允。臣即遣該參將尚五德赴京領運。至臣前奏編查各島戶口。

預備內徙。並掘斷島上泉脈。以絕夷匪薪水現已委員查

明島戶。此內有人數較多之處。勢難一概遷徙。且如蓬萊

縣之廟島長山䂬磯等島。榮成縣之俚石二島。既為南北

阨要。且又地面較寬。泉脈甚多。島民內徙。恐各島為賊占

據。仍被掘地取水。現擬以小島併入大島。擇大島中年力強壯之人。給械訓練。臨時再行撥兵遣弁。使與島民協守。以杜夷匪侵占擄掠。並訪求避礮之法。以麻袋貯沙土。間段排列。築成沙堆。高過城垣。並於其間段空闕之處。安放礮位。沙性軟而滑。賊礮難猛。不能轟透。且我兵伏於堆後放礮。則賊不能窺伺。以之護城。固屬良策。即以之防衛島嶼口岸。均可不致為夷礮所傷。臣親於教場試驗。其法確為礮丸所不能透。現已檄飭省西各屬購買麻袋四萬條。勒限運赴登州府。一面札行登萊青道王鎮。並遴選曉暢營務之濟南城守營參將托金太新任高唐營遊擊陶昇

馳赴登州府。隨同登州鎮臣玉明相度布置。其沿海緊營
之處。地勢寬狹不齊。不能排列沙堆。別令挑掘濠溝。約深
丈餘。間賊人開礮。我兵藏伏溝內。待其礮過。逼近內洋。出
而攻擊。以我所長。攻賊所短。務使夷礮無所用其力。庶幾
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辰下北風嚴寒。各海口堅冰未解。該
夷船雖未必遽敢北來。然乘此暇豫。必須趕緊籌備。臣仍
密咨兗曹兩鎮。豫為挑選驍健弁兵。整備軍裝器械。俟探
有粵浙兩省確信。如果事機稍緊。臣即親帶省西官兵。馳
赴登州府督剿。

諭軍機大臣等。據托渾布奏豫籌戰守事宜。擬添造大礮十餘位。

以資攻擊。並將小島併入大島。擇年力強壯之人。給械訓練。臨時再撥兵弁。協力防守。并相度形勢。排列沙堆。挑掘濠溝。豫選驍健弁兵。整備軍裝器械等情。尚屬周妥。均著照所議趕緊辦理。至請於正黃旗漢軍礮營。選擇大礮。并挑選章京一員。諳練礮手六名。飭發山東。俾資倣造教練。著照所請即令參將尚五德赴京領運。以供備禦。

吏部尚書奕經奏。伏思暎夷猖獗。肆逆東南沿海地方。

皇上命將出師。用彰

天討。殲除收復。尅期定奏膚功。竊以該夷狡詐性成。一經攻剿。勢必竄颺。查各省海口。惟天津切近

八一

京師。早經

聖明指示機宜。安置礮位。防備已極周密。第天津錦州一帶海口。均以旅順隍城島廟島為門戶。不可不嚴加防禦。奴才曾任

盛京將軍。於該處海道情形。稍為知悉。敬為我

皇上陳之。查奉天地面。西南環海。旅順水師營獨當其衝。面前南北隍城二島。距該處水面一百八十里。奉天山東兩省。分轄會哨。此二島北與旅順鐵山對峙。南與登州廟島對峙。凡商船往來天津等處。必由諸島左右經過。實為南來海路要隘。即夷船駛至。亦必先入旅順隍城諸島。然後西至直隸天津各口。北至奉天錦州各口。該處若預為把守。安

設礮位。添駕船隻。兩省聲勢聯絡。巡邏哨探。迎擊邀歸。拔
夷斷難闌入。設有漢奸勾引。彼必疑其誘入羅網。不敢相
從。是嚴守旅順隍城各口。最為東北海防第一要策。查
盛京內外各城。共貯礮五百餘位。如將其中大而有準者。選
擇數位。運往旅順各口。相度形勢。或築臺安設。或用船駕
放。其迤南隍城各島要地。亦應由山東巡撫選運大礮一
體安置。設有夷船駛至。兩面轟擊。可期得力。查旅順水師。
額設官僅十五員。領催兵丁六百名。水手一百名。即調到
各城官兵。止能守岸。而往來洋面巡防。必須添募水勇。方
能敷用。至旅順迤東。如貔子窩各海口。雖不如旅順西面

各處緊要。亦須盤詰奸細。嚴為防備。惟各卡倫兵數無多。
自應招練水勇鄉勇。協濟巡防。再旅順東南一帶。大小島
嶼。其中儘有可以停泊夷船。且恐伏藏漢奸。接濟水米。亟
應預為稽查防範。請
敕下盛京將軍。奉天府尹。山東巡撫各相機妥辦。仍將如何辦理
之處。各繪圖貼說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經奏查奉天地面。西南環海。旅順水師
營獨當其衝。面前南北隍城二島。為奉天。山東。兩省分轄。凡船
隻往來天津等處。必由左右經過。實為南來海路要隘。請預為
把守。安設礮位。添駕船隻。使兩省聲勢聯絡。巡邏探哨。並旅順

水師官兵。額設無多。必須添募水勇。方能敷用。其獷子寓各海口。亦須招練鄉勇。協濟巡防。至旅順東南一帶小島。其中有可停泊夷船藏伏漢奸之處。亦宜預為稽查等語。現在廣東浙江已興師征剿逆夷。疊經申諭沿海各將軍督撫。嚴加防禦。天津為近畿重地。尤宜整飭兵防。有備無患。旅順隍城諸島。既為南來海路要隘。是嚴守各口。即足以斷夷船來路。著耆英於盛京存貯礮位內。擇其大而有準者。運往旅順各口。相度形勢。或築臺安設。或用船駕放。其迤南隍城各島要地。著托渾布選運大礮。一體安置。設有夷船駛至。兩面轟擊。可期得力。該將軍巡撫等。務各相度機宜。迅速妥辦。仍將如何辦理之處。各繪圖貼說

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

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奏。竊唊夷自前赴天津稟訴。

奉

旨准其查辦後。該夷已心知欽感。迨本月十五日。正在查辦之際。祇緣該夷僻處化外。向無紀律。當此夷兵環聚之時。未能約束。致弁兵情急。占奪沙角礮臺。並將大角礮臺攻破。該夷旋即自知惧悔。現在據稱情願將定海繳還。統撤師船回棹。並將粵東之沙角礮臺獻出。惟該夷素以懋遷為務。

懇蒙

天朝寬大之恩。准令通商。俾資生計。自斷其貿易後。舉國無以

為生。並以該國距此數萬里。航海而來。動輒經年越歲。拋
撇鄉井。隔離骨肉。情可矜憫。間覩西洋夷人。久沐
天朝懷柔曠典。得以攜眷在澳門寄居。今此事同一律。欲求代
為籲懇
天恩。自道光二十一年起。
准其仍前來粵通商。並請倣照西洋夷人寄居澳門之例。
准其就粵東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即不敢再求往他省貿
易各等情。懇請代奏前來。琦除給咨該夷。令其作速由海
道齎赴浙江。將定海剋即繳還。琦亦即收回沙角外。可否
仰懇

聖恩。俟伊里布奏報收回定海後。
俯准該夷自道光二十一年起。仍前來粵通商。並倣照西洋夷人
在澳門寄居之例。
准其就粵東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出自
逾格鴻慈。
琦善又奏。竊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據琦善奏夷情日漸迫切。現在籌辦一摺。該夷反覆譸張。難以
理喻。著琦善一面與之論說。多方羈絆。一面妥為預備。儻事有
變更。即奮勇攻擊。以懾夷膽等因。欽此。伏查該夷桀驁性成。誠
如

聖諭難以理喻。而其船隻之多。大小悉備。火器之利。遠近兼施。此
間水師廢弛已非一日。雖現在提督臣關天培亦須竭力
鼓勵兵心。而積重難返。究多畏葸。且該夷動輒火攻。師船
礙難貼近。加以漢奸導引。水路交竄。省城則又無要隘可
扼。奴才昨因目擊情形。萬不得已。欲以一人之身。拯衆人之
身。不避重罪。量允所請。瀝陳具奏在案。茲欽奉
諭旨。跪聆之下。惶懼倍深。雖現在業據該夷情願繳還定海沙角
等處。經奴才另摺據情代奏。惟奴才於未奉
廷寄之先。輒以勢出無可如何。酌允代懇
恩施。冒妄之咎。實所難辭。理合再行恭摺密奏。請

旨將琦從重治罪以儆庸懦。

琦善又奏。再唤夷遵照繳還定海沙角。顧懇通商寄居。並以琦冒昧量允所求。請

旨治罪。業經分別具奏在案。查該夷於本月二十三日。遞到夷書二件。一係遵繳定海沙角。一係請於尖沙嘴香港寄居。琦以尖沙嘴新建礮臺。設兵防守。非如香港之孤懸外洋可比。且係兩處地方。礙難允准。當又備文。仍令委員持往辯論。茲於二十五日。又據該夷投到回文二件。一係止請於香港一處泊船寄居。一係求釋夷人二名。琦查現在大局將定。前所獲之夷人。自可無庸拘留。即准其查明釋放。至於香港地方。

琦先已派員前往勘丈。俟奉
旨准行。再與該夷酌定限制。廣州開港一節。該夷狡執異常。其情
實屬迫不及待。迭經再四論說。已據該夷於二十三日來
文內。聲請以明歲正月初旬為期。琦代奏乞
恩指內。聲明自道光二十一年起。似於明降
諭旨。尚無窒礙。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奏嘆夷情形。及該夷意欲繳還定海
各一摺。該大臣冒重罪之名。委曲從權。朕已鑒此苦衷。惟該夷
反覆無常。既不將定海繳還。復敢屢次開礮尋釁。若不加以兵
威。安能令其畏服。現已明降諭旨。布告天下。志切同仇。昨復派

奕山。隆文。楊芳帶兵赴粵剿辦。勢難中止。今據該大臣奏稱。該夷情願繳還定海沙角等處。恐係巧為緩兵之計。儻甫撤兵。旋復猖獗。是我兵進退反無所據。但既據琦善苦心調停。即著琦善作為己意。飭令速還定海沙角。退出外洋。且俟我兵雲集。示以聲威。大加懲創。彼時該夷恐懼乞憐。再由該將軍等酌量情形代為奏請。此時惟有設法羈縻。仍密為防範。不可稍有疏懈。致墮奸計。再香港地方。離省遠近若干里。地形寬狹若何。在彼開港。是否有關利害。著一併迅速查明具奏。再降諭旨。

己亥。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四川總督寶興。前因逆夷猖獗。節經降旨令

該督調兵四千名。赴粵剿辦。諒已分起遄行矣。因思張必祿曾任提督。統兵剿辦川夷。此次赴粵之兵。如有續應起程者。著寶興飭知該員。隨同赴粵。交奕山等差遣委用。如已全數出境。亦著飭令迅赴廣東軍營。聽候調遣。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於本月初九日。自杭州省城東渡。十三日先至寗波府城。密查定海逃避難民。現在尚有男婦六千餘名。俱係各依所親。分往四鄉。亦有在城內者。並非聚集一處。均經府縣暨各委員紳士查明戶口。設立門牌。定期五日一次。散給撫卹。尚不致有遺濫。其陸續後來者。隨時查明添給。該難民等均沾實惠。極為安帖。臣隨

於十四日。由陸路馳抵鎮海縣。會晤

欽差大臣伊里布。公同商議。以𠻳夷在粵强橫。設在彼受挫。恐又來此滋擾。防堵之法。務求加倍周密。以固藩籬。復同往招寶山周歷踏勘。尚有應行添工設防之處。當飭府縣趕緊修造。臣復密飭定海縣岱山巡檢趙廷詔差役探得定海道頭港內。停泊夷船十九隻。岑港泊夷船一隻。長白港泊夷船兩隻。沈家門。泊夷船兩隻。此外並未加增。夷情尚未有鴟張形跡等情。臣查該夷狡譎異常。其陽為安靜。實陰包險謀。更屬可慮。尤應嚴密防範。現經伊里布。與提臣余步雲祝廷彪等嚴飭守口將弁兵丁。倍加勤慎。晝夜巡防。

一俟臣礮鑄就。分設要隘。守劉更屬得力。臣查海寧州乍

浦等處各海口。均逼近省垣。最為緊要。臣莅任後。雖札飭

該管道府會同營汛。親勘籌備。惟礮位單弱。究慮未能盡

善。且溫台紹三府所屬海口。歧雜不一。皆係隨時防堵。而

糧船俱已歸次。督催漕糧。彈壓水手。亦關緊要。現在伊里

布與提鎮臣等。皆駐鎮海。寧波所屬海口。均可就近策應。

似無庸臣聚守此地。謹於拜摺後。即馳赴海寧乍浦一帶。

親為查看。慎重堵禦。再回省督催漕務。兒開事宜。以免稽

遲。仍嚴催藩司速飭委員。分頭購備鐵斤。趕緊解省。鑄造

礮位。以便分解沿海各險要。俾資捍衛。

硃批。覽奏均悉。

劉韻珂又奏。再臣十二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

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奏查探𠸄夷漸形迫切。該夷兵船日增。駛近虎門。內有打仗鬼船二隻。訪係該夷陸路兵丁名色。此係向來所無。其心已可概見等語。從前命琦善查辦。原係朕慎重用兵之至意。今閱該夷到粵後。更形驕傲。且所願甚奢。非仁義所能感格。其勢不得不加征勦。以示創懲。除由六百里諭令琦善暫事羈縻。再行隨時將情形馳奏外。著沿海各將軍督撫等。仍遵前旨。加意操練。以期有備無患。各省瀕海地方。港汊紛歧。著各酌

量形勢。分撥防兵。嚴密布置。勿得稍有疏虞。自干重咎等因。欽

此。仰見我

皇上洞察夷奸。思患預防之至意。臣自十月間抵任後。探訪定海

夷情可疑。當即據實入奏。一面通飭沿海各屬。小心防守。

祠因杭嘉紹溫臺五府。海口歧雜。均應添設巨礮。而

欽差大臣伊里布等鑄之礮。祇敷寗波一府之用。不能分給他府。

臣又飭司添買鐵斤。以備鑄製。祠因㗂夷在粵。語漸强横。

隨節次移行各鎮道加意防堵。復於十二月十六日。准伊

里布恭錄

諭旨咨會。欽遵嚴密防範。又經飛飭各處遵辦。現蒙

聖諭諄切。自應懔遵。撥兵嚴防。何敢稍存懈忽。惟各處兵丁砲位。
前已調解鎮海。而鐵斤尚未購齊。巨砲趕鑄不及。臣惟有
嚴飭地方文武。督率在防兵丁。並添備練勇器械。就現存
各口砲位。嚴密布置。晝夜巡防。以免疏虞。
硃批。嚴密防守。如有可乘之機。即行剿戮。
庚子。山海關副都統札拉芬泰奏。竊奴才節奉
諭旨。操練槍砲。妥備攻剿。因秦王島距山海關三十餘里之遙。有
鞭長莫及之勢。遴委協領塔清安。統領官兵。加意防守。並
派佐領智慶。晝夜哨探。茲於本年正月十一日。亥刻。接據
秦王島帶兵協領塔清安文報。十一日。巳刻。哨探佐領智

瞭見夷船一隻。旋蓬看不真切。當飭該佐領率同前鋒

前往海島金山嘴一帶。哨探虛實。旋經察得金山嘴實有

大夷船一隻。在洋遊弈。向東南駛去等情。呈報前來。伏思

夷情叵測。逆料不及。而秦王島水路。直達老龍頭。切近山

海關鎮城。山海關拱衛

京師。著名要地。彈壓尤關喫緊。當即揀派佐領防校四員。帶

同挑備鳥槍弓箭并兵一百名。馳赴秦王島文與協領塔

清安調度。先後合兵二百餘員名。分馳赴秦王島。與協領

塔清安商榷。晝夜瞭探。如有逆夷船來。必須見其登岸。度

量開放槍礮。足以相及。方可攻擊制勝。再督伏兵齊出。萬

不得稍形畏葸。惟老龍頭逼近鎮城。誠恐逆夷乘虛而入。復遴委協領阿彰阿帶同挑備弓箭弁兵五十名。會同防堵官兵二百餘員名。晝夜偵察。奴才仍回鎮城。親督關隘官兵。偵緝漢奸。以防內患。如秦王島老龍頭兩海口。夷船駛至。奴才刻即馳往。相機攻剿。但山海關滿營官二十四員。兵八百名。現已分派海口四百六十餘員名。鎮城祇有兵三百餘名。實不敷調撥。奴才先行札調喜冷二口鳥槍兵一百名。以為策應攻剿之用。

札拉芬泰又奏。再奴才到任之初。查點庫存火藥。祇有八百餘斤。不敷應用。當即奏准儲備火藥一千餘斤。派員赴部

趕領。迄今尚未回關。請敕下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即在省城所備火藥內。趕緊撥運三四千斤。運送到關。以資攻剿。

諭內閣。著派哈哴阿馳驛前往山海關。查辦事件。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山海關副都統扎拉芬泰。據奏山海關秦王島洋面。有夷船遊弈。旋向東南駛去。已派兵分布各隘等語。現派哈哴阿馳驛前往。協同堵禦。並飭令訥爾經額即派兵八百名。運送火藥三四千斤。交哈哴阿扎拉芬泰調遣應用。該夷船雖已駛去。難保不折回滋擾。且恐續有至者。尤宜加意偵察。認真防守。前降諭旨飭令訥爾經額於山海關各隘口。多安礮位。

諒已遵辦。該副都統於瞭見夷船。度其相距遠近。足以相及。即著奮力轟擊。仍隨時督飭兵弁。四面巡哨。毋稍疏虞。

又

諭。本日。據扎拉芬泰奏本月。十一日。哨探夷船一隻。在山海關奉王島海洋遊奕。旋向東南駛去等語。該夷行蹤詭秘。不可不防。現已派哈哴阿馳赴山海關。協同防禦。並飭令耆英托渾布嚴密各防要隘。但恐該處兵丁單弱。著該署督迅派兵丁八百名。撥給火藥三四千斤。由驛遞送前往。以資捍衛。賽尚阿於十七日起程。著訥爾經額即駐紮天津。督飭將弁。加意偵察。瞭見夷船蹤跡。切勿遽行開礮。迨其傍岸。或竟登陸。即奮力剿擊。斷其

歸路。天津為近畿咽喉。關繫重大。該督實務當嚴密加意防範。

毋稍疏虞。是為至要。

又

諭。本日。據扎拉芬泰馳奏。山海關秦王島。有夷船遊弈。當經派兵哨探。據報有大船一隻。向東南駛去等語。山海關洋面。與奉天山東。尤為切近。彼處既有夷船蹤跡。恐奉天山東兩省。亦不免有窺伺。著耆英。托渾布。各飭將弁兵丁。勤加哨探。嚴行防守。儻有夷船闖近海口。即便誘之登陸。聚而殲旃。最為上策。若甫經瞭見。遽開槍礮。轉恐未能及遠。徒糜火藥。而遊夷仍復遠颺。未足以示懲創也。

辛丑。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奴才於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裕謙奏審度制勝之謀一摺。據奏定海有縣名本港為第一險要之地。該夷不識地利。不能併據。應以精兵先據本港。再行分兵守險。聲東擊西。又條陳可以無慮者四。不可緩待者六。並言各省皆可議守。浙江必應速戰等語。所奏均不為無見。着伊里布體察情形。相機妥速辦理。斷不可稍存彼此之見。致誤事機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博採旁求。諄諄訓誡之至意。查夸自抵浙江。探悉夷船分泊定海城外道頭等處。其衆半存船內。半住城中。計非水陸夾攻。無由制勝。即經恭摺奏明。一面密探鎮海何處可以出師。定海何處可以屯兵。何處可以進勦。以期潛師暗渡。伺間用奇。並將何策可克復城池。何策可驅除醜類。與提鎮及在事文武。詳細熟籌。俾不致冒昧興師。輕於一擲。今裕謙所稱遣兵乘夜渡海。分守險要。聲東擊西等語。即夸前次所陳襲之之策。而屯兵岑港之說。則係夸從前本欲舉行。因改議招撫。復又中止之事。是裕謙陳奏機宜。與夸大畧相同。惟岑港現有夷船泊守。非復昔日情形。而臼畧

禾和嶴童嶴橄欖嶴馬嶴晚峯嶺雖在縣城之後。但武則中隔港汊。武則地非偏僻。均非實在間道。我兵登陸襲擊。須由翁山雙髻山等處而進。奴才前已逐細陳明。裕謙所探尚有未確。至於制勝之謀。固在陸戰。然止擊之於陸。而不擊之於水。尚難全勝。蓋該夷性最狡猾。明知陸戰非其所長。故其船隻緊傍縣城之外。不敢遠離。我若僅從陸路攻剿。彼必蟻附登舟。開礮轟擊。我兵即難免受虧。縱能克城。亦難守禦。故水陸兩路。必須同時並舉。使其首尾不能相顧。方可得手。奴才前指所以有分兵兩隊。一從陸路潛進。由山上壓下。殲戮其衆。一用小舟密載柴草。自僻港轉至道

頭。焚其船隻之議也。惟夷現在兩接廣東

欽差大臣琦善來咨該夷於上年十二月十五日。攻擊該省沙角

大角兩礮臺。已一被占奪。一被攻破。其情極為猖獗。浙省

夷船尚有二十餘隻。勢非單弱。我兵非確有把握。不宜輕

進。庶免挫衄損威。江浙兩省沿海之區。亦不至即被騷擾。

夷現又嚴催礮位并添造二十四槳快船。雇備商舟漁艇。

招募熟識海性水勇。逐一趕緊辦理。俟大兵齊集。即當體

察情形。潛師航海。設法進勦。斷不敢稍涉稽遲。亦不敢輕

於嘗試。以致有負

委寄。

伊里布又奏。再該夷現在粵省情形極為兇悖。奴才接閱該省來咨。不勝憤懣。該夷於攻奪礮臺之後。復又投遞夷書。列款請求。奴才雖不知其所列者共有幾款。所求者係屬何事。但恐該夷逞強要挾。辦理諸形棘手。制敵之謀。不嫌博採。奴才現接原任大學士阮元來函。以風聞琦善到粵之後。該夷未能馴順。晝夜焦思。素知在粵通市各國。嘆咭唎之外。惟咪唎㗳國。最為強大。其國地平多禾。嘆夷仰其接濟。不敢觸犯。而咪夷在粵。向係安靜。非若嘆夷之頑梗。若優待咪夷。免其貨稅。又將嘆夷之貿易。移給咪夷。則咪夷必感荷

天恩。力與暎夷相抗。且暎夷之船礮。多向海外各國。租賃裹脅而
來。若咪夷為我所用。則各國聞知。無難瓦解。至咪夷既經
受
恩。暎夷心必不服。各省口岸。恐有一二處被其衝突。然其勢既衰。
我堅壁清野。來則懲之。亦不難於卻退。第係病中揣測之
法。未識是否可行。是以未敢遽奏等語。奴才查此時粵省情
形。甚為迫切。再與接仗。是否必勝。殊難預期。如因其投書
陳請。再與招撫。又恐其求索煩多。勢難概准。若假咪夷之
力。以制暎夷。似覺事半功倍。雖以
天朝之大。借助外夷。未為正辦。然兵法中本有伐交之說。而以

夷制夷之法。漢唐以來。載於史策者。不一而足。倣而行之。

尚非失體。且以招撫𠸄夷。與驅策咪夷。兩事相提並論。亦

屬此善於彼。阮元之策。似亦不為無見。惟咪夷能否制服

𠸄夷。果否肯為我用。此外有無窒礙之處。奴才未能深悉。即

阮元離粵多年。亦恐不無今昔之異。理合附片密陳。上求

宸斷。儻蒙

採納。仰懇

敕下署兩廣督臣琦善體察情形。密為措置。

諭軍機大臣等。據伊里布馳奏覆籌制敵機宜一摺。前因逆夷日

漸猖獗。屢經降旨令伊里布迅速進兵。攻復定海。均由六百里

遞寄。討此時當已接奉。據奏水陸兩路。必須同時並舉。仍俟大兵齊集。即當設法進勦等語。現在逆夷在粵肆擾。勢不能兼顧定海。前據該大臣奏。定海留屯夷匪。備防疏懈。正可出其不意。迅即出師。若待催鑄礮位。添造船隻。召募水勇。必至遷延日久。坐失機宜。著伊里布仍遵前旨。體察現在情形。遇有可乘之隙。即行進勦。至琦善所稱。不宜輕進。挫衂損威等語。粵東夷情反覆。朕惟一意主勦。現雖有退還定海之語。全不足信。已授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馳往勦辦。該大臣身膺重寄。務須同仇敵愾。迅奏膚功。儻藉口廣東來信。稽遲時日。以致貽誤事機。惟伊里布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懍之。勉之。

山海關副都統札拉芬泰奏。竊奴才前因秦王島於本月十一日。巳刻。瞭見夷船一隻。在洋遊弈。復向東南駛去緣由。

恭摺奏

聞在案。又於十三日。丑刻。據秦王島帶兵協領文報。十二日。辰刻。瞭見夷船三隻。在洋遊弈。又有桅篷大船一隻。停泊洋面。旋於未刻。向東南駛去。其大船一隻。酉刻向南駛去等情前來。奴才接閱之下。殊深詫異。查十一日。曾瞭見夷船在洋遊弈。即向東南駛去。今夷船四隻。或停泊。或遊弈。仍駛往東南。瞭不見蹤。必須跟蹤哨探。方可核實奏辦。但山海關滿營。向無師船。臨榆地方。又無商船可覓。因思天津係商

船聚集之地。原可雇覓哨探。以得確情。惟夷情狡詐。設若停泊攔江沙外。尚恐不止此數。而防堵官兵。似覺單薄。必須厚集兵力。會合攻勦。以壯軍威。第所屬四處官兵。五百五十餘員名。先已札調鳥槍兵一百名。接應攻勦。下餘官兵四百五十餘員名。均係駐守四處關口要隘。未便再行調撥。第直隸綠營官兵。設遇征調。悉聽直隸總督提督調遣。誠恐逆夷倉猝攏近海口。登岸滋擾。我官兵寡不敵衆。合無仰懇

天恩。

敕下直隸總督。迅急雇覓商船。調撥官兵。前來山海關。會合攻勦。

扎拉芬泰又奏。再○聲正在具奏間。十三日。申刻。又據泰王島帶兵協領塔清安文報。十三日。午刻。瞭見夷船二隻。在洋遊弈。離岸甚遠。未刻。仍在洋面遊弈等語。聲伏思泰王島洋面。船隻忽來忽去。游弈三日之久。並未見有動靜。且夷情詭譎。又有陸路兵丁名色。不無漢奸潛蹤鎮城內外。偵探虛實。接引情事。聲現駐鎮城彈壓。一面將存城官兵三百餘員名。分布鎮城各門。及關口要隘。妥為防護。一面密派驍騎校烏爾根岱率兵數名。改裝易服。不露聲色。在於街巷市集各地方。慎密訪查。一遇語音形跡可疑者。刻即拏獲。訊究來由。可得船夷之多寡。駛來之底細。尤恐逆夷

潛由無名海口。登岸滋擾。著一面具奏。一面飛咨
盛京將軍。直隸總督。刻即添派官兵。在於沿海各地方。慎密
防禦。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扎拉芬泰奏。秦王島洋面。有夷船遊弈。已有
旨派哈哴阿馳往查辦。並諭令訥爾經額迅派兵丁。撥給火藥。
以資捍衛。本日。復據馳奏。秦王島洋面。續有夷船四隻。或停泊。
或遊弈。仍駛往東南等語。著扎拉芬泰遵奉前旨。加意嚴防。如
該夷船復行駛至。著即會同哈哴阿並現調兵弁。俟其船相距
遠近足以相及。方可施放槍礮。或誘之登陸。便可奮力痛勦。仍
隨時巡哨偵探。毋稍疏虞。至近關一帶。無名小海口。尤須密為

布置。仍隨時隨地。相度機宜。嚴密防禦。

又

諭。昨據扎拉芬泰奏。山海關秦王島洋面有夷船遊弋。當降旨令耆英。托渾布。嚴加防守矣。本日復據扎拉芬泰馳奏。續有夷船三隻。在洋遊弋。又有桅篷大船一隻。停泊洋面。旋於未刻向東南駛去。其大船一隻。酉刻。向南駛去等語。夷情詭詐。去來無定。現在山海關洋面。既續添有夷船。奉天。山東。與該處洋面切近。尤不可不防其竄入滋擾。著耆英。托渾布。仍遵前旨。加意偵探。密為防範。如瞭見夷船駛近。必度量礮力可及。再行施放轟擊。或可誘之登陸。聚而殲旃。即行痛加剿洗。該將軍等。總當相度

機宜。於兵丹器械。應調撥者即行調撥。應準備者即行準備。務使勝算克操。是為至要。

又

諭。昨據扎拉芬泰奏。山海關秦王島洋面有夷船遊弈。當降旨令納爾經額駐紮天津。督飭將弁。加意防堵。本日。復據扎拉芬泰馳奏。續有夷船四隻。或停泊。或遊弈等語。逆夷船隻。來去無定。山海關至天津一帶海口。防堵均關緊要。昨有旨著該署督迅派兵丁。撥給火藥。交哈哴阿等調遣。計已遵奉妥辦。著即迅速由驛送往。俾資捍衛。天津為畿輔咽喉。如前調兵力。不敷堵禦。著准其相度機宜。續行徵調。該逆蹤跡詭秘。關口要隘。固宜妥

為防護。至各處無名海口。更恐該逆夷出我不意。登岸滋擾。著該署督密為布置。並派撥員弁。隨時偵探。嚴密防守。毋稍疏虞。

壬寅。

諭內閣。據戶部奏查明廣東鄰近省分實存銀兩。開單呈覽。著戶部即於鄰近省分及各省。酌撥銀二百萬兩。奏請撥解。

閩浙總督顏伯燾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顏伯燾於上年除夕。經由江蘇常州。會晤署兩江督臣裕謙。備細詢問江蘇現在防堵情形。據督臣裕謙面述半年以來。悉心經畫。一切調遣製造防剿制勝各事宜。在在均已周密。確有把握。江蘇海口。似可無庸過慮。臣顏伯燾復一路探訪定

海夷情。查今夷船二十餘隻。分泊定海道頭岑港沈家門三處。較前尚未加增。亦未容蠢動形跡。但各處奸民時有私赴夷船潛通貿易者。臣顏伯燾正月初四日行抵浙江省城。撫臣劉韻珂適於除夕旋自鎮海。覿面縷述。與臣顏伯燾沿途所訪大畧相同。臣等伏查定城失守。我兵隔海相望。半年之久。未嘗一矢相加。該夷初詐陽為恭順。遠赴天津。呈遞訴詞。逆料重臣自北而南。查辦需時。藉此開河修屋。築臺列寨。已據山川之險。且分船赴粵。復敢逞其狡詐。妄肆要求。以致浙省重議守防。轉形失計。臣等愚昧之見。竊謂赴粵之夷。既已負固反覆。則在浙醜類。勢必鬼蜮

愈增。定海雖為外洋。實同腹地。該夷自去歲六月以來。公
然安居吾守。進亦可戰。退亦可守。儻復再事遷延。漢奸附
和日眾。則各夷嗜利之輩。必致煽惑益多。是定海一日不
復。其為心腹之患。有不可勝言者。臣劉韻珂抵任後。思患
預防。首先密飭地方各官。並密委妥員。潛赴各縣設法安
撫。藉幸民心固結。嚮義可嘉。當將應行添防各條。商會
欽差大臣伊里布。廣為綜核。目下相度籌辦。已剴切勸諭彼處各
縣紳士。分造小船。預備火攻之用。並諭該紳士等。潛覓渡
兵間道。密為嚮應。並飭委員趕鑄銅礮。以為必勝之計。惟
是戰守固應夙備。而調遣尤宜得人。臣劉韻珂身為浙省

巡撫。政務殷煩。勢難專顧防堵。即日戰船齊備。大兵雲集。

臣伊里布。縱能振發有方。而襄贊商籌。究形寡助。查已革兩廣督臣林則徐。已革閩浙督臣鄧廷楨。臣等均素知其有體有用。其心思才力。臣等撫衷自揣。深愧不如。且又為該夷所畏忌。而屢欲中傷者。該臣等雖前此辦理未協。第

既蒙

嚴譴。更難置身事外。臣等再四熟商。用功不如用過。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准予戴罪自贖。

飭令迅速馳驛赴浙。林則徐駐紮鎮海。鄧廷楨駐紮甯波。會同伊

里布。籌辦一應攻勦事宜。併乞

逾格鴻慈。一體假以事權。令得陳奏。乃為有裨。如該二臣不知奮

勉圖功。即請治臣等以妄舉之罪。

硃批。一片妄言。不料汝等有是意見。而又敢形諸奏牘。殊增憤懣

也。

劉韻珂又奏。再臣於鎮海縣行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

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本日。據劉韻珂奏遵赴鎮海確查夷情等語。浙江省城緊要。所

有定海應行籌辦事宜。著劉韻珂與伊里布會同商妥後。即行

折回省城。飭令文武員弁。嚴加防守。如該夷再來投遞稟帖。一

概拒絕。不准接收。或有夷船駛近口岸。即行開放槍礮。痛加轟

擊。固不可稍涉冒昧。尤不可或形畏葸。總期有備無患。足可制勝。是為至要等因。欽此。遵查𠸄夷自外生成。赴粵益形桀驁。必懇寓勤於防。職此醜類。臣節次嚴札所屬文武。於濱海要口。相度形勢。或修理礮臺。或厚築土堡。或派撥兵丁。或團練鄉勇。並示以防勤之法。遇有夷船駛入。施放火礮。該兵勇等祇須蹲避堡內。即不致受傷。俟其船駛近堡。兵勇再施放槍礮。儻該夷竟舍舟登岸。更可協力捦拏。斷不可聞礮潰散。亦不可望船轟擊。現據各處先後稟報。業經遵照辦理。又因兵丁多已調赴鎮海。復飭令多添鄉勇。加意防範。各在案。至浙江省城。不特距海甯州之尖山口。與嘉興

府之乍浦各口最近。即距紹興府所屬之瀝海頭各口。亦復不遠。且省城之外。支河港汊。環繞紛歧。而錢塘江又繞城三面。實屬緊要。臣自鎮海折回。曾經奏明查勘海甯乍浦各要口。再行晉省。及十二月二十九日。行抵蕭山縣。因届年終。省城五方雜處。深恐漢奸溷跡入城。且糧船聚泊城外。亦恐水手滋事。隨先行返署。督同巡查彈壓。現在省城内外均屬安靜。擬於正月初八日。出省赴海甯乍浦一帶。親爲查勘。仍趕緊馳回。督飭防守。嗣後該夷儻再來投遞稟帖。或有夷船駛近口岸。臣惟有懔遵

聖訓。拒絕不收。並嚴飭痛加轟擊。仍分別移行一體欽遵辦理。以

彰

天威。斷不敢稍涉冒昧。更不敢或形畏葸。再臣欽奉

諭旨。劉韻珂奏請添鑄礮位。以資分布。着即購料集工。趕辦製造等因。欽此。臣前經飭司委員。赴江蘇購買鐵斤。現據省城軍需局司道常恆昌等詳稱。已據江蘇藩司咨會。該省鐵斤短缺。難以購備。以事關軍火要需。未便遲延。當查寶浙局。自本年停鑄後。共存滇銅洋銅一百數十萬斤。常恆昌深知銅礮利用。遠勝鐵礮。稟請先鑄銅礮。一面飭令委員。速赴湖北漢口鎮。採買鐵斤。並行鑄造等情。查採買鐵斤。由楚運浙。往返需時。若俟購鐵回省。再行開爐。實屬延緩。

欽差大臣伊里布業經奏請趕鑄銅礮。臣即查照仰懇
天恩。俯准臣暫行酌提局銅四五萬斤。先飭省城軍需局設廠。督
工趕鑄。分撥附近省垣要口。以資防禦。俟鐵斤購回。再為
接鑄分防。
諭內閣。劉韻珂奏請趕鑄銅礮等語。著照所請。於寶浙局酌提銅
四五萬斤。趕緊督工鑄造。分撥要口。以資防禦。其銅斤價本。俟
用竣後。覈計銀數。由軍需款內撥還。該部知道。
甲辰。
盛京將軍耆英奏。竊奴才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耆英等奏。籌辦海防事宜一摺。據奏西南兩路責成錦州熊岳副都統。督率稽察。並酌備槍礮。曉諭島民。又單開事宜十二條。甚合機宜。可嘉之至。均著照所議辦理。惟槍礮施放。必期有準。著該將軍嚴飭海口弁兵。遇有夷船駛至。度其地勢遠近。足以相及。方許合力轟擊。其各島大小不一。或可歸併遷移之處。著酌量籌辦。總須嚴斷接濟夷船。是為至要。另片奏借用船規銀兩。攤扣養廉歸款等語。此項應需銀兩。著准其作正開銷。勿庸攤扣養廉。仍著該將軍撙節估計。覈實支放。勿許稍有冒濫。

又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惟勤等奏。該處現已挑兵五百名。一俟咨照。即令果升阿

管帶前來等語。著耆英審度機宜。如必須添調防堵。即行飛撥。
以備派撥各等因。欽此。奴才伏思奉天海疆。現在安靜。若先期請
調吉林官兵。惟恐駭人聽聞。且曠日持久。未免靡費帑項。

奴才欽遵

諭旨。悉心體察。如必須徵調。一面具奏。一面咨照吉林將軍。令該
官兵等星速前來。以便合力攻勦。至防堵未出本境。皆係
官員兵丁。分內應當之差。雖行裝等項。不無所需。自應捐
廉從事。以稍盡報效之忱。仰蒙
天恩。准其作正開銷。凡有血氣之人。無不激發天良。感而思奮。至
費用動支。尤當加意撙節。不敢稍涉冒濫。其島嶼居民。孤

懸海外。儻經夷匪滋擾。在在可虞。愚懦者恐被其擄掠。狡黠者尤當防其接濟。上年秋間。奴才駐劄南路各海口。目睹情形。曾經剴切曉諭。飭令遷移。該島民等以生長海濱。捕魚種地。自食其力。一經遷移。必致流離失所。頗戀自固藩籬。各為備守。並力陳食毛踐土。斷不敢接濟夷匪。自外生成。情詞迫切。且查各島煙戶衆多。一時驟難安插。合蒙

聖明指示。各島大小不一。或可歸併遷移。奴才惟有仰體

皇仁。督率各旗民地方官。相度機宜。設法籌辦。務使該島民等。斷絕接濟夷匪之弊。至東三省官兵。素稱勁旅。

盛京為根本重地。武備尤所宜先。奴才目仰蒙

簡畀以來。即勤加操演。勖以忠義。該兵丁等尚知奮勉。施放槍箭。
亦頗有準。一聞徵調。無不奮勇爭先。力圖自效。復查沿邊。
向有蘇拉阿巴。每年跟隨官兵出圍。捕打熊虎。槍無虛發。
較之鄉勇尤為得力。現經選調蘇拉阿巴六百名。分撥各
海口。隨同官兵防堵。並教演鄉勇。施放鳥槍。可期收臂指
之效。奴才仍隨時體察情形。如應親往督辦之時。立即星馳
前往。斷不敢坐失機宜。復查奉天所屬各海口。水勢深淺
不一。必須節節遠探。方不致有誤準備。其夷船停泊外洋。
固非槍箭所能及。儻敢分駕杉板小船。蟻附登岸。先行督
率官兵。蘇拉阿巴。及鄉勇等。槍箭齊發。痛加勦洗。如哨探

夷船聯檣北駛。勢欲猖獗。即調集吉林官兵。合力攻擊。不

難立制其命。總期一鼓殲除。以振

國威而懾夷膽。

硃批。覽奏俱悉。隨時加意防守。如有逆船闖入。或登岸滋擾。必當

相機痛勦。以彰國威。愼勿失算。勉之。

乙巳。

諭內閣。祁𡏖著馳驛前往廣東。會同江西布政使趙炳言廣東布

政使梁寶常辦理糧臺事務。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於道光二十一

年。正月初十日戌刻。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馳奏暎夷現在情形一摺。逆夷日肆猖獗。膽敢直撲虎門。轟擊礮臺。計惟痛加勦洗。琦善摺片。裕謙摺均著鈔給閱看。欽此。伏查奴才疊奉

諭旨。飭令相機勦辦。奴才因浙省現在兵丁。除防守口岸外。可以抽撥者。為數無多。即經奏請飭調皖楚等省勁旅。來浙遣用。一面將進兵事宜。豫為部署。以便濟師渡海。水陸夾擊。以期克復城池。曾將酌擬辦理緣由。恭摺陳奏。嗣於本年正月初三初六等日。兩接署兩廣督臣琦善來咨。知該夷直擊虎門外沙角大角兩礮臺。已一被攻破。一被占奪。其情極為猖獗。浙省夷船。尚有二十餘隻。勢非單弱。我兵非確

有把握。不便冒昧輕進。以免挫衄。復於初七日。詳細陳明在案。琦善於初十日申刻。接准琦善飭揩洛會。以該夷於占奪礮臺後。勢將直擊虎門。進攻省垣。現在人心恍惚。戰守兩難。不得已。將該夷所請於外洋寄寓一節。先其代為奏懇。其所請於廣州即行開港一節。仍向其竭力論說。若仍執迷不悟。亦祗得從權辦理等情。琦細覈來咨。事有現在情形。業已萬分緊迫。琦善之量為允許。實因無可如何。作此權宜之計。該夷於琦善允許之後。是否馴順。及琦善曾否准令至廣州開港。此時距該省發文之日。業已半月有餘。琦無從遙揣。惟該省正向該夷撫諭。藉以止息兵端。

浙省若不顧廣東之迫切。貿然進勦。無論勝負難期。即使浙省當

聖主鴻福。竟能收復定海。在粵夷人得信。勢必更肆滋擾。該省當失利之後。勢屬難支。設或復有挫失。於大局殊有關礙。且江浙兩省之兵。柔肥者多。勁勇者少。潛師進勦。非實在精銳之兵。不能集事。若勉强遣用。一有挫衂。則敵氣愈驕。人心愈沮。必致愈難措手。是以未便冒昧。

仰祈

硃批。覽奏殊深憤懣。不料汝如此游疑畏葸。何能為國宣力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浙省宜暫緩進兵一摺。覽奏憤懣。現已降旨。飭令裕謙前來。會同余步雲專辦攻勦事宜。裕謙

到浙後。即將欽差大臣關防面交祇領。伊里布即星夜回兩江總督本任。會同提督陳化成。並督飭地方文武各員。認真防堵江蘇各海口。毋許夷船駛入。如有夷船在各海口遊弋。即著併力攻擊。勿再遷延。儻有貽誤。恐該督不能當此重咎也。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奏。浙省宜暫緩近兵一摺。覽奏憤懣。似此畏葸。何能迅速奏功。裕謙平日辦事。尚屬勇往。著即作為欽差大臣。兼程馳赴浙江鎮海軍營接印。會同余步雲專辦攻勦事宜。前所調安徽兵一千二百名。湖北兵一千八百名。湖南兵一千名。諒已先後到浙。務當一鼓作氣。克復定海。仰膺懋賞。裕謙到浙

後。一面傳旨接受欽差大臣關防。一面將寄信諭旨。覿交伊里布祇領。原摺一併發去。兩江總督印信。著交給程矞采。暫行兼護。另有寄信諭旨一道。著即加封交給程矞采。並令轉交陳化成祇領。

又

諭。本日。已降旨飭令裕謙前赴浙江。會同余步雲辦理進勦𠸄夷事宜。兼令摘取伊里布欽差大臣關防。即令裕謙替代。並飭伊里布星夜馳回本任矣。其未回本任以前。兩江總督印信。著即派程矞采暫行兼護。江蘇海口紛歧。現經裕謙布置礮位兵弁。尚屬周密。著程矞采會同陳化成。小心籌備。毋稍疏虞。儻夷船

膽敢遊奕攏近。即著併力攻勦。毋任乘虛竄入。致干咎戾。

護理閩浙總督吳文鎔奏。竊照前准

欽差大臣琦善咨會。㕭逆在粵。桀驁不馴。誠恐愈縱愈驕。勢不能

已。於轟擊。一經交鋒。恐又各路潰擾。飛咨督率竭力防守

等因。即經臣咨行水陸提鎮標營。將虎門撤回之兵。仍行

調往協防。散去鄉勇。趕令團練。其餘各要口。亦酌量添兵

戍守。省城鑄就大礮。分別解往安放。以資守禦。業將籌防

情形。奏陳

聖鑒。嗣奉

諭旨著遴選將弁。整理礮械。先事豫備。如該夷再來投遞呈詞。一

概拒絕。或夷船駛近口岸。即行開放槍礮。痛加攻勦等因。欽此。
復經臣欽遵。飛行沿海各文武。加意防堵。獨力攻勦去後。
茲先後准據代辦陸路提臣陶飛熊。暨興泉永道。金門鎮
稟報。晉江惠安金門大嶝。梅林。一帶洋面。時有夷船五六
隻。或七八隻。往來遊奕。尚未駛近口岸等情。正在嚴飭密
防間。又接准
欽差大臣琦善咨稱。該夷投到夷書。不候回文。即於次早。直攻大
角沙角兩礮臺。現在彼此相持。無分勝負。難保不四出滋
擾。請即一體防堵等因。查該夷桀驁強橫。一至於此。亟應
嚴密防範。如敢駛近口岸。即當痛加攻勦。以示懲創。惟閩

洋裏廷二千餘里。其孤懸海中。如廈門。臺灣。固屬最為險要。其次如澎湖。海壇。銅山等處。亦皆四面環海。無城可守。至濱海各縣。口岸林立。一帆可達。際此攻守緊要之時。必須多撥防兵。雇募水勇漁船。以資截擊。購置木筏。以堵竄越。所需口糧雇值。以及運送軍械夫價。需費浩繁。所有上年籌備經費銀十萬兩。業經支發無存。現已酌撥泉漳二府銀六萬兩。以供支應。此後難久暫莫定。而一切費用。不能不寬為籌備。庶免臨時周章。相應據實奏明請

旨。於福建藩庫籌撥銀二十萬兩。並請

敕部。於福建鄰近省分。指撥銀二十萬兩。迅即解閩。以資接濟。所

用經費。統俟蕆事之日。查照例案。覈實報銷。如有餘存。另
行報撥。至閩省本之大礮。前次奏明。捐製八千斤六千斤
大礮三十六門。演試頗能致遠有準。茲查沿海稍次之要
口甚多。尚屬不敷分撥。應再添製六千五千四千斤大礮
各六門。分撥各海口。以備轟擊。所需工料。即於此次請撥
經費內支用。

諭軍機大臣等。據吳文鎔奏嚴飭海口。豫備攻守情形一摺。著照
所議。迅速妥為辦理。澎湖等處地方。尤為緊要。務須會同提督
陳階平。加意防守。至所奏籌撥經費等語。著准其於福建藩庫
撥銀二十萬兩。並著該部於福建較近省分指撥銀二十萬兩。

迅即解赴閩省。以資接濟。其沿海要口。礮位不敷分撥。著即添鑄大礮。以備轟擊。所需工料銀兩。准其即在此次所撥經費內。支給應用。

廣東巡撫兼理粵海關事務怡良奏。查粵海關稅課。每年應徵正額盈餘。共銀八十九萬九千餘兩。以夷稅為大宗。每年所到夷船。不及往年十分之二。蓋由㘆夷及港脚之船。既經停其貿易。而各國之船。又為㘆夷攔阻。不能進口。是以六月後。正當徵輸暢旺之時。轉致短絀。不獨與各前任多寡懸殊。即較之豫堃前兩年經徵各數。亦復減少過半。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奏。接辦粵海關務稅課短絀一摺。據稱粵海稅課。以夷稅為大宗。本年所到夷船。不及往年十分之二。因各國之船。為暎夷攔阻。不能進口。是以六月後。正當徵輸暢旺之時。轉致短絀等語。廣東例准各夷通商。其恭順各國。自仍照常貿易。暎夷強悍桀驁。阻撓各國生計。各該國豈肯甘心失利。著奕山。隆文。祁墳。於先後抵粵時。查明各該國情形。果否怨恨暎夷阻撓生計。抑稍有觖望於天朝。未能招徠撫綏。以致向隅失業。據實具奏。